

那些狗子们(二)

赵淑华

三
前年夏天,先生有个开养殖场的朋友,打了几次电话要送给他一只狗狗。他拗不过就答应了,于是和欢天喜地的女儿一起开车过去,抱回来一只小狗崽。由于我们住家属楼没法养,就把狗狗放在城乡接合部的公公家,那里平房小院,再合适不过。

这是一只“串串”狗,是斗和土狗的后代,通体黑色,肚皮耳朵爪子米黄色。它刚刚满月,跟小猫一样大小,像个毛绒球。刚接回来的那天下午我去看它,它用黑黝黝湿漉漉的眼睛看着我,然后跑过来咬我的运动鞋带,牛仔裙边缘,之后紧跟我的脚边不离左右。先生戏言大概它知道我是女主人,在刷存在感呢。

晚上,我们把它放进新买的黄色狗窝里,给它套上牵引绳,再把绳子绑在桂花树干准备回家。没想到它冲我们叫得很凶,想挣脱绳子跟我们走,看起来很无助可怜。先生说他和女儿去领它时,主人是把它抱在怀里的。现要自待在窝里,天又黑了,肯定是害怕。但我们还是狠着心走了,必须让它适应新环境新生活啊。

第二天早上我赶紧打电话问情

况,得知小狗叫了半夜就没有叫了,后半夜睡得很好。

第二天下班后我们立即去看它,小家伙欢实得很,已经认得我们了,跑过来欢快地摇尾巴,扯我们的鞋带子玩。先生说给它取名叫“旋风”吧,听起来威武。于是女儿用手指着它叫“旋风!旋风!”如此几次,它好像听懂了。在远处一喊“旋风”它就迈着小腿跑过来,可爱极了。自此我们的谈话有了新内容,总是谈论它又学会了啥新本领,比如会听口令坐下,会叼自己的玩具与人互动。一下下班后我们首要事情成了遛狗,常去的是附近的小公园,先带它疯跑一阵后,我们打乒乓,它就在乒乓案子旁边的地上睡觉。久而久之,好多小孩子,乃至常在公园散步乘凉的老年人都认得它了,见了都喊它,它也冲人家摇尾巴,好像有了一点知名度呢。一向严肃的先生有时开完会连正装都不换就去遛狗,看起来有点滑稽,我打趣说这是提前过上退休生活了。

不知不觉,旋风已经成了我们生活里的“开心果”,抑或是一个家庭成员般不可或缺。我也终于体会到一只小狗箭一般奔向你,然后跟你撒娇卖萌的那种治愈感。体会到一只狗

狗对你无条件的信任与忠诚。原来养狗真的是一件开心的事呀。

让我诧异的是,旋风跟每个人撒娇的方式都不一样。跟先生撒娇是躺到地上四脚朝天露出肚皮,跟女儿撒娇是两个前腿立起来转圈圈,跟我则是将下巴搭在我腿上求抚摸。公公家四代同堂,一到周末小辈们近10人都会回来。它跟这些读小学幼儿园的孩子撒娇则是直接跑到大门门口使劲摇尾巴,意思是让他们带它出去玩。我觉得它脑子里好像有个强大的气味库,会分门别类。

时至农历腊月,公公感冒诱发心脏病问题,需要住院治疗几天。家里人都忙着送饭陪护,旋风就只能独自在家狗粮自助了。而最为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旋风晚上不睡自己狗窝,而是去守后院菜地边上的烘房了!这烘房是个小小的简易活动板房,里面暗火燃烧着锯末,烘着一些准备过年吃的腊肉,平时上着锁。夜晚气温很低,草上一层厚厚的霜花,它晚上睡在烘房外面的地上,露天的地上该得多冷。重点是它怎么想到要去值守的,太不可思议了!

旋风渐渐大了,原来胖乎乎的脸尖了一些,眼神少了懵懂多了坚定,体型比小时候大了一倍,很是威武。

槐花香

黄立新

发小约我休息日去陪他捋一点槐花。我们去幼时的坡岭,那片槐树早已被承包人砍掉,种上药材。村里几户人家屋后的槐树,高,我们也失去爬上去的灵巧。能爬树的小孩去了城里读书,就是在家的,也不会更不敢爬树,个个金贵得稀世宝一样。

带着失望,远远看到荒芜的河谷有几株挂雪的矮树,以为是迟开的梨花,但梨花没有那么簇拥和繁茂。步行走近一看,真是野生的槐树。我们匆忙割折一些花骨朵繁盛的枝干,虽然手臂被划了几条钻心疼的伤痕,有殷红的血涌出,指尖还扎一个断刺,胀痛,但看到欣喜的发小,还是值得。

一个月前,弟媳告诉我,旋风失踪了。他们去它常去的坡上,附近邻居家找寻均无功而返。我听后扼腕长叹,狗狗又一次带给我离别与伤感……

前几天读到几句话:“小狗不会说话,是因为爱和忠诚都需要用行动来表达”“狗狗的世界只有两件事,陪你和你等”“没关系呀,小狗总会治愈你”。

这些感受,只有养过狗子的人才懂吧!

●人与自然

桑荫记事

陈梅

外婆的桑树倔强地生长在西乡南沟河的半山腰上,层层叠叠地攀着陡峭的山坡,在春风里翻涌成一片翠绿的浪。

每到蚕宝宝快吐丝的季节,外婆就忙得脚不沾地。她那双布满老茧的手不是在给蚕儿添桑叶,就是在整理结茧用的簇具。大人们都去地里忙活,没人照看我这个“小麻烦”,外婆想出个绝妙主意——在桑树下铺一张陈旧草席,用柔软的粗麻绳在我腰间松松地绕两圈,另一头牢牢系在粗壮的桑树干上。

那绳子留得恰到好处,既让我能在草席上打滚玩耍,又不会滚到山坡边上去。我常常仰着头,看桑叶在风中轻轻摇曳,听外婆在不远处麻利地采桑叶,偶尔还能捡到一两颗从头顶掉落的熟桑葚。

要么,我趴在泛黄的草席上,双手托腮,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地面:棕黑色的小蚂蚁正排着歪歪扭扭的队伍,急匆匆地爬过草席的经纬线。它们时而碰碰触角,时而停下来左右张望,像是在交换什么重要情报。

“快起来活动活动!”外婆的声音从桑树林那边传来,带着一丝担忧。我微微侧头,看见她正踮着脚采摘高处的桑叶,花布围裙里已兜满嫩绿的叶子。阳光透过桑叶缝隙,在她布满皱纹的脸上投下斑驳光影。“地上有毛毛虫、蚂蚁,当心咬你小脚丫!”她抽空朝我瞅了一眼,又喊了我一声,声音里混着风吹桑叶的“沙沙”声。

我含糊地应了一声,注意力很快又被蚂蚁吸引回去。顺着它们行进方向,我发现草席边缘的泥土上,散落着几颗熟透的桑葚。蚂蚁们正围着最大的那颗打转,有的钻进果肉里,有的则扛着细小的果粒往回走。一只特别大的蚂蚁威风凛凛地站在桑葚顶端,触角不停地摆动,活像个指挥打仗的将军。

微风吹来,带着桑葚酸甜的气息和泥土的芬芳。我忍不住伸出食指,小心翼翼地戳了戳那饱满的果肉。指尖立刻传来柔软的触感,桑葚表面顿时凹陷下去,渗出几滴深紫色的汁液。正在搬运食物的蚂蚁身上沾了果汁,顿时乱作一团。有的原地打转,活像喝醉了酒;有的惊慌失措,慌神般四处逃散,有的倔强地护着战利品,不肯退让;一

只特别勇敢的,举起前肢,触角急促抖动,仿佛在向我这个“巨人”示威。

我舔了舔手指,酸甜的滋味立刻在舌尖绽放。我打算从蚂蚁口中夺下那颗最饱满的,指尖刚碰到果实时,身后传来外婆急促的脚步声。

“小馋猫,跟蚂蚁抢什么食?”外婆笑吟吟地蹲下身,从围裙里掏出一片嫩绿桑叶包裹着的紫红的桑葚。“喏,这些都是你的,慢慢吃。”

我迫不及待地捏起一颗往嘴里塞,汁水顺着下巴滑落,在胸口衣襟上晕开一片由近及远、着色不均匀的紫色痕迹。

突然瞥见一片黑压压的小点在移动——我的桑叶托盘不知何时已被蚂蚁大军团团围住!“哎呀!”我惊叫一声,手忙脚乱地把桑叶四角往中间一拢,像包饺子似的把桑葚严严实实裹住,一把搂进怀里。有几只还在叶片上负隅顽抗,我鼓起圆胖腮帮子,用力一吹,它们在空中划出几道弧线,狼狈地飘落在地。

“看你们还欺负我宝贝!”我得意洋洋地宣布胜利,把桑叶包又往怀里塞了塞。不料动作太大,一颗桑葚从叶缝里挤了出来,新的“侵略者”又来了。

我急了,双腿急促蹬踏,草席在腿部摩擦下,簌簌作响。我学着外婆平时驱赶鸡鸭的模样,煞有介事地挥着小手:“去去去,这是我的!”没承想,整包桑葚“哗啦”散落一地。我愣在原地,小嘴一瘪就要哭出来。

这时,外婆背着满满一筐桑叶急急向我走来,阳光在她身上洒下细碎金斑。她放下背篓,解开系在我腰间的麻绳,一把将我搂进怀里。

“哎哟,我的小泥猴儿,”外婆用袖口轻轻擦拭我沾满桑葚汁的小花脸,“一会蚕宝宝都要笑你变成胖蚕虫啦!”

回家路上,山风拂过桑林,伴随着叶浪声,闻着外婆身上熟悉的味道,我安心地窝在她胸口,渐渐进入梦乡。

梦里,外婆一边喂着嗷嗷待哺的蚕宝宝,一边哼着民歌小调:桑叶儿青(哟),桑叶儿亮,采满一筐(嘛)又一筐,蚕儿喂得(哟)白又胖,吐的丝儿(嘛)三丈长——织机嘛吱呀(哟)织春光(哟),喂喂哟喂,依哟喂——绸子嘛比那(嘛)江水流(哟),哎哟喂哟——

民歌调伴着蚕匾里细碎的蚕食声,织成童年最安稳的摇篮曲。



汉水

花香蝶自来

张建民 摄

石榴花开

马小玲

只知道樱花开了,油菜花了,柳絮也飘落了,连樱桃都上市了,我却始终没有想到过石榴树。尽管,我会一天几趟从它繁茂的枝梢下匆匆而过。

外婆家院坝前坡坎上的那石榴树,承载着我的童年往事。许多美好的记忆,就像那些藏匿在树梢、叶间的石榴花蕾一样,在岁月的时空里,次第绽放,给予我无数的温暖和慰藉。

石榴花开的季节,外婆的一大群儿孙中,被允许攀折石榴花的,我好像是唯一的一个。都说外婆凶,谁要是去折石榴花,被她看见了,不光要挨外婆的骂,还要被她手中的拐杖撵着打。

可外婆,对我总是偏爱的。花开季节,只要我去了,手里拿的,头上簪的,总有石榴花。

那时候我还小,石榴树是爬不上去的。纵使想爬,外婆也不让,担心我从坡坎上滚下去被树枝划伤。外婆总会喊来五舅或者五舅上树,在她的指挥下给我折下大朵的石榴花,任我玩耍。

每年石榴树上结的果,外婆也总要给我留着,等我去了才悄悄喊舅舅或者外公摘下来给我吃。

那时候我还小,石榴树是爬不上去的。纵使想爬,外婆也不让,担心我从坡坎上滚下去被树枝划伤。外婆总会喊来五舅或者五舅上树,在她的指挥下给我折下大朵的石榴花,任我玩耍。

每年石榴树上结的果,外婆也总要给我留着,等我去了才悄悄喊舅舅或者外公摘下来给我吃。

那些有外婆偏爱的时光,都是开在日子这棵硕大无比的石榴树上的红彤彤、火艳艳的石榴花,在风里吹雨里打,经了岁月的磨洗和沉淀,结成一枚枚拳头大小的石榴果,高高挂在记忆的枝梢。

后来,上初中,上高中,去外婆家的机会少了。外婆外公相继离世后,一年四季,去外婆家的机会更是寥寥无几。那棵石榴树,便彻底走出了我的日常。我也不知道何时何故,那棵石榴树竟

消逝地无影无踪,终究像外婆外公一样,只留给我一些美好的童年记忆。

嫁人后,丈夫老家后院里紧邻卫生间的一隅,也有一棵石榴树,不是很高大,却也长势遒劲。一见这棵石榴树,仿佛似曾相识。

树不大,却从来不曾辜负过时令和季节。枝间露出的小花蕾,如果不刻意去看,常常会视而不见。等到你发现片片葱绿间的点点红光时,石榴的蓓蕾已经有指尖那么大了,性急的花蕾甚至已吐蕊展瓣。这样的花开,陆陆续续,有的时候,就要吃石榴果了,树上还在开花。

年年落花掉果的季节,院子里的卫生就特别难打扫。我们夫妻上班,公婆也有事儿干,打扫院子卫生这项艰巨的任务就时常落在了爷爷的肩上。

老人瞌睡少,时常一大早,就听见爷爷在后院挥舞着竹扫帚扫满地的石榴花、石榴果。

“啦啦——啦啦——”那是很多个周末的清晨,我在老家二楼的卧室里隔着窗户听见的特有的乐音。

扫完了,爷爷将它们一铲一铲铲进撮箕,再一趟趟挑进前院的粪堆。

这样的清打扫,晴天还好,雨天就麻烦些。它们啊,喂喂哟喂,依哟喂——总是紧粘在地上不肯离开,任爷爷一遍遍挥舞着竹扫帚。

有很多次,我也劝过爷爷等天晴了再扫,可爷爷总是说:“天天落地,天天扫,这样干净。”

和爷爷相处的四五年里,他的勤劳以及对家人的爱,就像那每天清晨竹扫帚扫在地上的“啦啦”声一样,质朴、悠远而绵长。

如今,爷爷不在了,石榴树也不在了。每每回到老家,每每来到后院,我都会在那棵石榴树曾经生长的地方驻足,抬眼四处张望,冥想它们如果还活着,该是什么模样。

印象中,还有一处石榴花,分外明艳。那是在南河坝,以前叫作滨河公园的入口处。一段石径小路,两边都种着石榴树,树不大,枝叶繁茂,像给小径树上了两道篱笆。每年开花季节,俨然一条花巷。

在这条花巷里,我第一次看见白色和复色的石榴花。当时的欣喜和惊讶如今早已淡忘,还依稀记得自己当时的梦想,穿着漂亮的裙子,像花仙子一样在这条花巷里穿行。

梦想,终究是梦想。那条花巷,曾经如此生动地盛开在我生命的一段旅程中,我却始终没有抓住。

如今,小径无踪,石榴树无影,只有新铺的草坪,新修的路面。它们,也许只存活在一代人的记忆里。几度春秋后,它们终会消逝在时间的长河里。

然而,生命的长河是永无止尽的。纵使人事无常,纵使有人是非,纵使我没有关注到小区北门入口处的那那些树木花草。时令到了,季节到了,一树一树的石榴,一株一株的花草,也会赶趟儿似的,开出一树树繁花,结成一枚枚硕果,在某个不经意的路口,闯入你的眼帘,照亮你的世界。

●人间真情

●人间真情

和爷爷相处的四五年里,他的勤劳以及对家人的爱,就像那每天清晨竹扫帚扫在地上的“啦啦”声一样,质朴、悠远而绵长。

如今,爷爷不在了,石榴树也不在了。每每回到老家,每每来到后院,我都会在那棵石榴树曾经生长的地方驻足,抬眼四处张望,冥想它们如果还活着,该是什么模样。

印象中,还有一处石榴花,分外明艳。那是在南河坝,以前叫作滨河公园的入口处。一段石径小路,两边都种着石榴树,树不大,枝叶繁茂,像给小径树上了两道篱笆。每年开花季节,俨然一条花巷。

在这条花巷里,我第一次看见白色和复色的石榴花。当时的欣喜和惊讶如今早已淡忘,还依稀记得自己当时的梦想,穿着漂亮的裙子,像花仙子一样在这条花巷里穿行。

梦想,终究是梦想。那条花巷,曾经如此生动地盛开在我生命的一段旅程中,我却始终没有抓住。

如今,小径无踪,石榴树无影,只有新铺的草坪,新修的路面。它们,也许只存活在一代人的记忆里。几度春秋后,它们终会消逝在时间的长河里。

然而,生命的长河是永无止尽的。纵使人事无常,纵使有人是非,纵使我没有关注到小区北门入口处的那那些树木花草。时令到了,季节到了,一树一树的石榴,一株一株的花草,也会赶趟儿似的,开出一树树繁花,结成一枚枚硕果,在某个不经意的路口,闯入你的眼帘,照亮你的世界。

●草木芬芳

●记住乡愁